

红枫叶

苗建新 著

过去之于现在，乃是一种价值。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

作家出版社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红枫叶

苗建新
著

作家出版社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枫叶 / 苗建新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63-7907-6

I. ①红… II. ①苗…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8059 号

红枫叶

作 者: 苗建新

责任编辑: 兴 安

装帧设计: 原本广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07-6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免责声明

本书人物及情节均系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前言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主角“穆二新”是铁道兵子弟，生于山东，8岁离开家乡随军，曾在四川成都上高中，“文化大革命”中当过“老红卫兵”，1967年初随父母来到沂蒙山区，在一个小县城先是当学生混到毕业，后到“红星水泵厂”当工人，因能“划拉两笔”而进入了厂领导视野。1971年大学开始招生时被该厂推荐进入“红色科技大学”学习，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满3年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小说描述的就是他这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

作为小说，作者当然不会把“穆二新”的经历写成流水账，他会让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登场，演出些奇奇怪怪的节目，而这些人物和节目也就构成了本书的可读性，——至少作者希望如此。

书中有名姓的人物虽然不少，但作者希望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能够感觉到，露面最多的几位并非主角，真正的主角是“穆二新”的伯父“穆雨村”，即作者的伯父“苗雨村”。苗雨村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牺牲于胶东抗日战场，时任八路军某团政治委员，牺牲时年仅29岁，是一位知名的烈士，胶东英灵山烈士陵园的纪念塔上镌刻有他的名字。

因为苗雨村牺牲得太早，作者能够搜集到的资料有限，因此只能从侧面描写他，书中“穆雨村”的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通过那些熟悉他、认识他的人的回忆与叙述，让读者逐渐了解这位有着高尚人格、远大志向并且富有学识、擅长书画的中华精英。

真实的苗雨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格魅力让人折服，他的学识、文章让人佩服，而不幸的是由于日寇抢走了他的全部书画作品，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他的书画水平到底有多高了！

幸而他的侄子苗再新具有和他一样的书画天赋，读者通过本书对苗再新（即小说中的“穆三新”）的描写，或可窥见苗雨村艺术造诣之一斑。

作为小说，书中自然少不了对年轻人情感世界的描写，但那些情节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恐

怕很难接受，会感到奇怪，可是作者只能这么写，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作者不能用今天的模式改变过去。

作者是老人了，回想起年轻时候，做过许多错事蠢事，实在应该忏悔。而这本小书，就算是一个实际行动吧，虽然它是远远不够的。

001 / 第一章	“女神”现身
010 / 第二章	智斗老镖头
019 / 第三章	无心托明月
027 / 第四章	夜袭京剧团
033 / 第五章	“到50块再说!”
042 / 第六章	“卧谈会”
050 / 第七章	那边来人了
059 / 第八章	水泵厂来了解放军
067 / 第九章	无松岭上送战友
075 / 第十章	争当“工农兵学员”
087 / 第十一章	与“女神”面对面
097 / 第十二章	告别
106 / 第十三章	杀进大学，夺了鸟位
117 / 第十四章	谁更有力量
127 / 第十五章	同化与反同化
136 / 第十六章	“再生布”的裤子，就是不结实
142 / 第十七章	只有两个女生脱了衣服
151 / 第十八章	“姑奶奶”痛斥“陈世美”

161	/	第十九章	“武松”对决“四大难缠”
170	/	第二十章	我还真不是精神贵族
178	/	第二十一章	回厂劳动一星期
187	/	第二十二章	梁叔与“祝莹台”
197	/	第二十三章	原来是薛白玉
203	/	第二十四章	喝多了就是误事
214	/	第二十五章	校园忽来蒙古风
222	/	第二十六章	“案子破了！”
231	/	第二十七章	英雄救美
242	/	第二十八章	拿活人当药引子
253	/	第二十九章	我成了月下老人
263	/	第三十章	拉练
271	/	第三十一章	“女神”心系鸡鸣驿
283	/	第三十二章	“工农兵学员”下江南
293	/	第三十三章	横行上海滩
305	/	第三十四章	八字有一撇了
315	/	第三十五章	“就剩咱俩了”
325	/	第三十六章	黄老爷子逼婚
339	/	第三十七章	谜底揭晓
351	/	第三十八章	被老郭敲去了《弄箫图》
363	/	第三十九章	兄弟重逢
370	/	第四十章	大结局

第一章 “女神”现身

1968年11月14日，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我到小城的一个小厂当了工人，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小城位于沂蒙山区，很小，城里的厂子当然更小，但是在当时“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能谋到这么一份工作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我接到通知兴奋得不得了，报到那天骑上车子早早地就到厂里去了。

厂子位于一条窄街上，厂子的大门也是窄窄的，勉强能开进一辆三轮卡车，厂门上头有三条弯成半圆形的钢筋，最高处挂着一个五角星，由于红漆脱落了不少，看上去就像晾着个海星。

因为下了一整夜的雨夹雪，院子里有不少积水，我看到一个一身黑的男人在往外扫水，那人劲儿很大，每次挥动扫帚，厂门口就涌出一排黑浪，仿佛小厂子在呕吐。

等“呕吐”结束后我踮着脚走了进去，放好车子很有礼貌地问：“师傅，请问办公室在哪儿？”

那人“啪”的一个立正，用手向旁边一指说：“报告首长！我是牛鬼蛇神，不是师傅！您是来报到的？领导在革委会，正等着您呢！”

我这才注意到旁边有栋平房，门上挂着个木牌，写着“红星水泵厂革命委员会”几个红字，大概挂的时候油漆还没有干，有些字上的红漆淌了下来，好像每个字都长了腿。

进得门去眼前一黑，5秒后我才看清自己正站在一张两屉桌前面，桌后有个瘦子在低头办公。

当我看清他的时候他的头也抬了起来：“报到来的？”

“是。”

他向我伸出了右手，我以为他要握手，连忙也伸出了右手。

“证儿！”声音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有点不耐烦。

我这才悟到他要的是证件，忙不迭地从书包里掏出户口本什么的递上去。

他把证件放到桌子上，指了指一个连椅说：“坐会儿吧！”

我规规矩矩地退了几步坐到了连椅上，看瘦子没有说话的意思也就没敢吱声。

过了不大一会儿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几个人，七高八低几乎把屋子挤满了。瘦子把人和证件都点验明白后轻轻地把身后的塑料布拉开个小缝，伸进嘴去说：“吴主任，人到齐了。”

塑料布半透明，后面有张床，床上有一堆东西应声扭动起来，弄得床吱吱嘎嘎乱响。

瘦子转过身来，表情严肃地说：“这是咱厂革委会主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闯将吴作浪同志，都站好了！”

我们立刻自动站成了三排，塑料布“哗啦”一声向两边分开，一个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的个子足有一米八五，板寸头，黑方脸，身披一件军大衣，——不是真的，因为真的军大衣的领子是栽绒的而他的是兔子皮的，我家老爷子是军人，我懂。

他没有说话，只是在我们面前来回踱了几次，其间抓住几个人的胳膊捏了捏。

他也捏了我的胳膊，捏完说：“好小子，上机加工，钻壳子去！”

瘦子满脸堆笑说：“下面欢迎吴主任给大家讲话！”接着就带头鼓掌。

掌声未落后排就有一个人挤到了我前面，一手拿笔一手拿本子，嘴里还嘟囔着：“后边听不清。”

吴主任扭头看了看瘦子，瘦子指点着桌上的一张纸说：“汪竹，三中毕业的。”

吴主任脸上有了笑模样，随口说：“嗯，善于学习，叫他跟柳春安学维修吧，甬玩壳子了！”然后他清了清嗓子正式开始训话。

“我也没啥说的，一句话，咱都听主席的，你们现在进厂了，进厂就得好好干！活儿得干好，还要抓好阶级斗争。咱厂的阶级斗争很复杂，看见门口那人没有？旧社会当过镖头，是专门打击贫下中农的‘刽子手’！还有个情况我得给你们说清楚，咱厂的工人有正式工也有临时工，有些阶级敌人就利用这个挑拨离间，说什么他们是‘临时工人阶级’，咱们是‘砸钢印的’，别上当啊！行了我就说这几句吧，老郭你领他们进车间去！”

瘦子答应了一声，吴主任回身坐到了床上，“哗啦”一声又把塑料布拉上了。

瘦子把证件还给我们后伸出两个指头冲我们做了个“Move”（走）的手势，我们就跟着他

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屋子，走马上任去了。

厂区呈长方形，从大门往里，车间伙房仓库都排列在“主干道”两侧，清一色黑乎乎的平房。老郭领着我们一边往里走一边不时地把人送入两边的平房，好像在撒播革命的种子，等走到最里边一排最黑的平房时就只剩下了3个人：汪竹、我，还有一个叫马向前的，是蒙山中学毕业的高中生。

老郭抬手一指：“机加工！”随手撩起棉门帘就往里走，汪竹赶紧伸手接过棉门帘跟了进去，我和马向前也紧跟着汪竹钻了进去。

车间里边黑暗而温暖，机床在轰鸣，每台机床跟前都亮着一盏灯，灯光把正在干活的工人的面部烘托得很突出，让我联想到了洪托尔斯特的《基督会见大祭司》，——我弟弟穆三新是个美术爱好者，他搜集了不少有关古今中外绘画书法作品的杂志报纸书籍，我在那一大堆资料里无意中看到过这么一幅。

老郭领着我们径直朝里走，一直走到了车间最里边的角落，那里有张大工作台，台上摆放着各种工具和零件，一个戴蓝色工作帽的人正在低头干活，他的手灵巧地摆弄着一个金属制品，由于他右侧的台灯亮得过分，照得他手里的零件银光闪烁，我的眼睛都被照花了。

“柳师傅忙着呢？”老郭说话了，声音里透着尊敬，“老吴让我给你送3个人来，您给他们安排安排。”

“柳师傅”的头抬了起来，我看到他是个黄白脸，干干净净的没有一根胡子，——不像是刮的，因为连胡子楂也没有。这张脸的最大特点是皱纹深且长，排列得很整齐，台灯的光从下方照上去使得这些皱纹特别显眼，猛一看就像脸上趴着个大蜘蛛。

他看着我们没有说话，老郭轻轻地走到他身边，把一张纸摊开给他看。

“这个叫汪竹，”老郭先是用手指头指了指汪竹然后又用同一根手指指了指纸上的某一个位置，“老吴的意思是叫他跟您学维修。”

柳师傅还是没说话，他只是盯了汪竹一眼同时点了点头，也不知道是在回应老郭的话还是在跟汪竹打招呼。

汪竹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柳师傅您可得多教导我啊。”

老郭又指了指我：“穆二新，有点儿力气，老吴的意思是叫他钻壳子。”

柳师傅冲我点了点头，竟然开了金口：“有力气还得能吃苦，我这里可是没有舒服活儿！”这话不是专对我说的，所以我就没有吱声。

“他叫马向前，老吴没说怎么安排，您看——”

“C6-18 床子刚好缺人，就叫他上那个床子吧！”柳师傅平静地说。

接着就见老郭从上衣兜里拔出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些什么，又指着一个地方把笔交给了柳师傅，让他签字。

本来这两个人也说不难，但是在自下而上的灯光照射下他们的脸都变了样，显得挺诡异。

等他们商量完了老郭直起身子对我们说：“柳师傅是这车间的勤务员，老工人老党员老造反，德高望重啊！你们以后要好好听柳师傅的话，坚决支持柳师傅啊！”说完跟柳师傅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看着老郭走出了车间，柳师傅从工作台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老郭这话有毛病啊，你们应该听的是毛主席的话，我老柳说的不为准！对不对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对的听不对的就不能听嘛！我在这车间待的时间是不短了，时间长了难免得罪人，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就帮我一把，要觉得我做得不对——”他咧开嘴笑了，我看到一颗金牙“呼”地闪了一下，“你们也可以造我的反嘛！”

可能是觉得话说得重了点，柳师傅转了话题：“好，老吴是咱的领导，咱按他的指示办。汪竹就跟着我干，马向前一会儿我领你去见张师傅，弓长张，他是个技术疙瘩，你跟他好好学，有前途！穆二新嘛就跟章师傅吧，立早章。你们的劳保用品先由师傅代领，等熟了以后就自己领去。活儿怎么干、车间里有什么规矩你们就在干中学。我先把马向前送到床子跟前，汪竹和穆二新你俩稍等一会儿。”

柳师傅说完话站起来就走，马向前随后跟上，工作台前就只剩下了汪竹和我。

汪竹又露出了迷人的笑容，他一边伸出右手一边说：“往后多帮助啊！”

他本来个子就高，再加戴了个栽绒帽子，足足比我高出了半个头。

我们俩的手握在了一起，我忽然感觉他的手加了力，于是也加了点力，因为我若不加力的话手会被他握疼。

意识到双方势均力敌以后我们同时放开了手，友善地微笑着点了点头。

不大一会儿柳师傅回来了，朝我招了招手，我知道他要送我去见章师傅就朝他走过去，而汪竹已经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个暖瓶来，掀开柳师傅的茶缸盖子往里倒水。

柳师傅把我领到一台摇臂钻床跟前说：“老章！给你送个徒弟！”

老章放下手里的活慢慢地站了起来，好像腰不大得劲：“来了啊，欢迎。”

他是个中等个儿，瘦瘦的，面黄无须，很和善的样子。

柳师傅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就走了，章师傅拿过一个像空竹一样的漆包线辊子让我坐下，说你先坐会儿，我给你领劳保去，说完就走了出去。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整个车间有十几台机器（那时候还叫不上名来），有的机器旁边站着两个人，一般是一老一少，那个少的自然是和我一样的学徒。

章师傅回来了，带回来一沓子口罩和一副皮手套，他告诉我干活时要戴口罩以免吸进去铁末子，手套是护手的，因为毛坯铸件上有毛刺会扎手，而让飞速转动的钻头碰上更不得了。

“我回头给你配把钥匙”，他指了指旁边的工具柜，“这柜子以后咱俩共用，对了，你买了饭票没有？”

我说还没来得及，不过钱和粮票我都带了，他说那你先买饭票去吧，事急先吃饭。

饭票在食堂里卖，食堂只有一个管理人员叫苏中斗，他既管卖饭票又管采购，开饭的时候还要上窗口掌勺卖菜，是个文武全才。

买完饭票回来学徒生涯正式开始，章师傅告诉我要干的活儿很简单，就是在水泵外壳上钻眼再攻丝；还有个活儿叫“直轴”，水泵的轴是用圆钢车出来的，但在上车床之前要先检查一下那圆钢直不直，不直就要用大锤砸直，这是个力气活，我说力气我还行，当初铁饼铅球什么的都练过，就是眼睛近视怕砸不准，章师傅说可以先用废轴练练，行了再正式“直轴”。

就这样一边聊着一边干活，不知不觉就到吃饭时间了，师傅告诉我可以去洗手了，洗完手吃饭，饭后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全车间就一个洗手盆，那其实是个用马口铁焊起来的洗衣盆，里面已经倒满了热水，大家都把手伸到里面洗。

洗手的肥皂是自制的，用火碱和“固本”牌洗衣皂搅和在一起，做成像是雪球似的一大团，章师傅说用它才能洗去油污。我注意到车间里的小闺女都自己带着香皂，用“雪球皂”洗完还要到车间外边的公共水龙头底下再用香皂细细地洗，洗完再抹点蛤蜊油什么的，后来听她们说那叫“精洗”，先前的洗法只能洗个大概，叫“粗洗”。

的确，粗洗只能洗个大概，但章师傅说用不着洗得太干净，手上剩点油好，那油叫“溶解油”（正式名称叫“乳化油”），留点儿在手上也好，不皴。

厂里的食堂位于“主干道”西侧，没有饭厅，职工都是在卖饭窗口买出饭来端回车间吃，天暖和的时候也在“主干道”两侧吃，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吃饭、晒太阳、聊天，一勺儿烩。

这会儿是冬天，大家都在车间里吃，一般是年轻人凑一块儿老师傅们凑一块儿，为了说话方便。

我注意到和章师傅一样的老人儿有个习惯，吃饭时不用筷子也不用勺子，把自己的钢板尺在衣服上蹭几下就当饭勺用。他们吃饭时还必定要喝茶，几个人围成一圈边吃边喝边说话，有时索性以茶代酒猜拳行令，“哥俩好啊、八匹马啊”，震得房顶往下掉灰！

下班后回家前本该洗洗脸，但车间里没有洗脸的地方，我又不想和女人们争公共水龙头，所以就直接把“脸”带回家洗，到家摘下口罩一照镜子，上黑下白，像老戏里的脸谱。

工厂里的生活刚开始是挺新鲜的，时间久了就枯燥了，老工人也一样。

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来说，排解枯燥的唯一途径就是“黄”，当然他们很少动真格的，多数时间是说点儿脏话，讲点黄色笑话或男女之间开一些带有色情意味的玩笑。

章师傅从不参加这样的玩笑，这种时候他总是在收拾自己的小零碎，什么小锉啊小锯啊小扳手啊，细细地弄干净，再放到工具柜里。

他的话也很少，除了在教给我技术时话多一点，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沉默不语。

这样的日子到了12月22日上午，刚上班不大一会儿柳师傅就通知我到革委会去一趟，我赶紧拽下手套往厂门口走，边走边在工作服上蹭手。

这天是个好日子，东方升起了红太阳，照得厂区亮堂堂。我快走到革委会时有一伙女工正好从外边往里走，我和她们走了个对面就很自然地看了她们一眼。

这一看，我成了个惊雷的鸭子：我看到了一尊女神！

这女神位于女工们的中间，她身穿深蓝色小帆布工作服，乌黑油亮的头发扎成了两条长辫子，一条垂在胸前一条搭在肩后，白净的脸在清晨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而她的眼睛，怎么说呢？似曾相识！

那“女神”也看了我一眼，只是漫不经心居高临下地看了一眼，却让我看清了她的眼睛：很大，睫毛又长又密，带着些忧郁。

只这一眼便叫我拔腿逃进了革委会！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像一个被追捕的罪犯，在看到“公安”的身影后拔腿就跑，根本用不着多考虑！

我感到脸上像着了火，心跳得厉害，跑进“革委会”以后腿还几乎站不稳。

那塑料布已经向两边撩开，吴作浪主任端坐在床上，像个泥塑的赵公元帅。

我喘了口气才发现连椅上已经坐了几个人，两屉桌后的老郭捏着钢笔在写什么，很明显他们是在开会。我有点纳闷：领导们开会叫我干吗？

吴主任对我的表现很满意，他说：“别慌，不是多急的事儿，先喘口气！”接着老郭拖过

一个凳子叫我坐下，还随口问了句渴不渴。

吴主任说：“小穆啊，我听说你能划拉两笔？”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写文章还是写毛笔字画漫画，但这几样都是我的业余爱好，所以就点了点头说：“还凑合吧。”

“好！”吴主任说，“县革委会来了通知，说毛主席要发布最新指示，各单位都要到县革委会送报喜信，还要游行庆祝，咱得把报喜信准备好，可巧老郭说你能划拉两笔，我就想让你起个稿子，俺们几个领导先看看怎么样。你小子给我好好写，一个是因为到时候再弄来不及，二一个你要真能写好了咱也打个翻身仗，别老叫别的厂看不起说咱是一窝子文盲。”

我说我试试吧，能不能让我先看看主席的最新指示？

老郭说晚上才发布呢，这会儿哪能看见？你琢磨着写就是了！

以前这种情况也碰见过，我想了想说：“那就把重点放在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上，最新指示咱不具体写，只要叫看的人觉得咱对主席有感情就行了。”吴主任一拍大腿说：“就这么办！你先写着，俺们上院子里开个会，顺便到太阳地儿里暖和暖和，这个熊办公室比外边还冷。”

说完他们就都拿着个空竹似的漆包线轳子到院子里开会，留下我和老郭在屋里写报喜信。

我用老郭给我的纸笔开始写作，20分钟就写完了，我誊了一遍请老郭给审审，老郭说不用，咱直接拿给领导们去审，说着接过那张纸就往外走，一边又给我来了个“Move”。

我俩走出门去，老郭把那张纸递给吴主任，吴主任转手又递给了我：“念念，大伙儿都听听！”

我只好接过来念，开始的几句是俗套，什么“东风吹战鼓擂”之类，听的人都不怎么上心，但是随着朗诵的继续他们逐渐激动起来，目光一齐集中到我的嘴上，而他们自己的嘴也越张越大。

我自己也激动起来，朗诵的声音洪亮而有感情，惹得一些过路的人都驻足倾听。

我看到有些车间的门口和窗户有人头在晃动，显然也在倾听。

这不奇怪，因为我的报喜信写的的确文笔流畅感情充沛，连我自己都纳闷，怎么写得这么好？报喜信不知道写过多少次了，哪一次也没有这一次写得好！

我大声地朗诵着，像念诗一样，等最后一个惊叹号念完后，停了一两秒钟，四周响起鞭炮一般的掌声！

吴主任又是一拍大腿：“好小子，有两下子！——你毛笔字怎么样？能行就一块儿抄出来！”

我说试试吧，您看是用颜体还是用隶书？吴主任说你看着办吧，好看就行！一面又吩咐老郭笔墨伺候，随后就散了会。

散会后各位委员回车间，吴主任去县里开会，而我和老郭又回到屋里抄喜报，老郭说标语口号你也一块写出来吧，省得我出去求人！

这些事都不难，我不到一小时就弄完了，跟老郭说了声“我走了”就回了车间。

下午下班时果然来了通知，叫大家都不许走，在厂里等着听新的最高指示，还得上街游行。那时候的人很听话，吃完饭就都在厂里等着。

等到晚上7点果然从大喇叭里传来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广播还没结束整个县城就沸腾了起来，锣鼓喧天口号动地，各单位都游行到县革委会送报喜信，县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当场表演了歌舞。

像以前所有的大行动一样，老太太秧歌队也出了场，她们一个个红袄绿裤腰扎红绸，随着锣鼓点翩翩起舞，那个认真劲儿赛过部队走正步。

这是小城的传统，甭管有什么事都要组织老太太出来扭秧歌。

这好像也是中国的传统：虽说历史基本上由男人写就，但装点这历史却非老太太不可。我认为如果把老太太们每次扭秧歌的背景都弄清楚了，写下来就可以当历史课本用。

游行回来后过了好几天传来了消息，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对这一次的报喜活动非常满意，还特别指出水泵厂的报喜信写得好，表达出了对毛主席的真感情，指示在小喇叭上向全县广播！

吴主任的黑脸放出了光，而全厂也都知道了我是个“有才的”，有些小姑娘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只有那位“女神”无动于衷，我从没见过她用正眼看我，正如我从不用正眼看她一样。

但我的不正眼看她是因为不敢，她的那双眼睛总让我感到内疚，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欠她什么，但是那双眼睛总是在提醒我：“你是个罪人！”

而且罪无可遁！

所以我不敢看她，正如人不愿意触摸自己的伤口。

她不看我的原因我猜很简单，我这模样实在拿不出去，她一个年轻姑娘犯不上给自己找不痛快。

客观地说我还丑不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心理出现了问题，总觉得自

已丑陋不堪，总是害怕见人尤其害怕见年轻姑娘，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叫“社交恐惧症”。

在局外人看来，我的“报喜信”是一次“闪亮登场”，连不大说话的章师傅也说我有才，说我对伟大领袖的确有感情，但我心里明白，这次的成功完全是那位“女神”的功劳，正是她的现身才触发了我的灵感，这灵感，准确地说是发自内心的忏悔，我就和法庭上的罪犯差不多：对受害者尽量多说点好话，希图减轻些内心的愧疚，虽然明知道于事无补。

后来从别人的谈论中我知道了那“女神”叫林冰玉，是县二中毕业的初中生，她本来还可以继续学下去，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不上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就进厂当了工人。

她的家世不大清楚，好像“成分”不怎么太好，具体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因为厂里几乎没有人谈论她。

她有个已经成家的姐姐，曾经到厂里来找过她一次，——只有一次，可见姐妹俩关系一般。

她姐姐来的那次碰巧被我看到了，模样很像林冰玉，但比较“富态”，短头发乌黑油亮，皮肤白净大眼睛小嘴，是个美貌少妇。

那么林冰玉是个什么样呢？我还真说不上来，因为我只看过她一眼，就是12月22日早晨的那一眼，当时我根本没敢仔细看她的模样！

以后也是这样，顶多看一眼。

我知道如果我认真地看她，她的那双眼睛一定会让我表现异常，这异常一定会引起她的反感，她必然会对我嗤之以鼻，也有可能啐我一口，引得旁边的人拍手大笑。

这本来不关“旁边的人”的事，但当时的“革命群众”迫切需要笑料，电影里那些“小鬼，又想打仗了吧？哈哈哈”早就让他们厌烦了，如果我主动到林冰玉面前出丑，一定会被他们当做难得的笑料，而且他们还会编造出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谣言，让我在人前没法抬头。

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和林冰玉的邂逅决不是“一见钟情”，我的真实想法实在是连自己都说不清。

好像还带着点宗教色彩，例如乞求“赦免”什么的。

这当然是荒谬的，林冰玉不过是个小工厂的小女工，她怎么会有资格赦免我的罪？何况我也没犯什么罪。

都怪她那双眼睛！